

唐胄从政二三事

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云龙镇陶公山上的唐胄墓。 林萌 摄

明代的海南岛群星闪耀，数以百计、出类拔萃的进士、举人因饱读诗书、品学兼优而饮誉神州，被时人称为“滨海邹鲁”之地。

唐胄是这些明星中少数几个被“宣付国史”，在《明史》中立传的循吏之一。《明史》简述他的家世出身以及他的仕途升迁，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然而，“国史”毕竟过于洗练精简，许多事件、政绩只能一语带过，读者容易产生“难窥全豹”的遗憾。

为此，海南文史专家林冠群先生根据个人收集到的有关唐胄的一些资料叙述其从政的具体事实，以飨读者。

——编者

唐胄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举人，十五年（1502年）成进士。王弘诲为他写的《神道碑》称他乡试、会试“皆以《礼记》魁其经”，就是说他在广东（广州）举行的乡试以及在北京举行的会试（由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中，都以单科《礼记》（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夺得第一名而成为“经魁”，成进士后获得的官职是“户部山西司主事”。

唐胄进入仕途之后，还未开始施展才华，却因父亲病故，回琼守丧。但就在他服丧其间，大宦官刘瑾专权，擅自规定：凡是丁忧的人都作托故营私旷职处理，超过八九月则算自动去职。唐胄对宦官专权横暴早就不满，于是干脆“自动退职”，服丧期满也不还京，在家奉养老母。一直到刘瑾倒台被劾，嘉靖皇帝即位后才应召回到北京户部改任河南司主事。这时，他已五十出头了，足足在家闲居了将近二十年。

谏言肃贪苏杭织造

史传上都说他复职后，一直留意于国家大事。如上疏反映让宦官内臣主持苏杭织造事务的严重弊端，要求改革。虽然还见不到他的这些奏疏的具体内容，但历史上明代宦官把持苏杭织造事务确实是明代经济的一大祸害。被皇帝委派到苏杭去监督织造事务的宦官大多是一些贪婪蠢恶而又专横跋扈的家伙，他们利用说一不二的政治特权，随意把持丝绸织品的价格，向商人或织户索

要贿赂，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所以“苏杭织造太监”成了众多宦官们垂涎欲滴的肥差。谁能得到这个差使无异于一步登仙，终身富贵因此有些被派驻到地方的“镇守太监”甚至不惜重金打点，到京城去贿赂收买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和秉笔太监等重臣勋戚，谋夺这一职位。如嘉靖二年浙江镇守太监就曾借口入贡，派手下载了两船宝物到京城行贿，请求“兼管”织造事务。不难想见由这样一班权重而蠢恶的贪婪之徒在他们通过贿赂收买、花了大价钱得到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职位之后，当会如何变本加厉地压榨、盘剥、祸害纺织行业的众多商人和群众。

唐胄就此问题上奏章要求改革，委实是抓住了有关要害问题，也是他作为“户部主事”所应该关注的民生问题。但虽然史传上说他的这件奏疏言辞切直，措词尖锐，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奏议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看来皇帝并没有采纳或重视他的建议。因为“织造太监”之事，不仅嘉靖朝没有解决，反而积弊越来越深重，到了万历时期甚至激起民变，加重了明政权的统治危机。

心系家乡海南

史传上说他的另一件事是奏请为南宋的海南守臣赵与珞树碑立传，重加褒奖。这件事，倒是在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部分找到了他为此写下的奏疏。

赵与珞，南宋咸淳年间任琼管安抚使，也就是南宋王朝

最后一任海南地方行政长官。当元军大举南侵，南宋小朝廷终将困毙广东崖山之时，元将阿里海涯率兵直逼琼州海峡，开始也想不战而胜，企图通过招降赵与珞等陈兵据守的南宋残兵以达到占据海南的目的。所以，派了降元的叛将马旺过海来劝降，却遭到赵的拒绝。赵率领义勇军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等海南人坚守海口白沙门，“极力死战”，使元军“舟师不得登岸，久之，元将患焉”！在大厦倾覆，势无完卵的情况下，赵的气节确实让阿里海涯出乎意料，他不得不收买内应，冷不防将赵等人捉住，来了个“堡垒从内部攻破”，解决了战斗。然而赵与珞等宁死不屈，被捉之后，仍谩骂不已。元军大怒，竟下令将赵等，“皆裂杀之”！裂杀，那就是令人惨不忍睹的酷刑——“五马分尸”。

元人的这份惨毒，让唐胄心不能平。他写道：“自阿里海涯戍鄂以来，数年之间，荆南江广望风迎降，间有如高世杰、李芾、马瑊之苦节拒敌，亦不过斩首自尽而已，岂有若此裂杀之惨哉！且当是时，西来迎刃之大军隔海矣，同心之应料已死矣，宋之土宇垂尽矣，岂不知大势之去，螳臂之不可御？然所以必谩骂以泄其愤，坚守以固其节者，心焉而已。”唐胄十分敬佩赵与珞明知事不可为而矢志为之的大丈夫气节，认为这就是丹心不泯的体现。然而，他更为感慨的是那些与赵与珞同心抗敌，至死不屈的海南人士。因为这些人不食官禄，只是普通的老百姓，甘心赴死抵抗，至遭酷杀，又是何等的壮烈！所以他更高度赞扬英勇壮烈的海南人士，认为他们集中了华夏民族所有的忠烈精神。他说：“噫！琼去中原万里，朝廷政泽之沾独迟，及国之亡也，人心结固，独后于天下，岂三百年惠养之所致矣？”

关于海南普通百姓的这种忠勇壮烈精神，屈大均也对唐

胄所记述的这段史实作了精彩的评价。他在《广东新语·琼人无仕元者》中写道：“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忠义也。”屈大均以海南文士拒绝仕元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气节，而唐胄不仅如此，他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更看重的是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

唐胄在家闲居时还写下了为海南普通民众深受贪官污吏压迫剥削而呼喊的一首长诗：

《咏万州藤作女工》

剑门藤丝如发细，纤巧争先出新意。万宁土瘠民多贫，家家藉业为生计。

纤纤闺指称奇绝，牡丹荏染风交媿。官工家派多精致，细迟过限爹遭笞。

十八嫁裙无一幅，朝朝暮暮劳官役。岂知生业反为魔，遂甘自尽家难息。

满城感泣增悲悯，福州尤物何时穷？英灵胡不上诉帝，条蔓枯尽山为童。

九州厥贡古未有，筐荐随方那敢后。交州荔枝建州茶，惊尘溅血民始答。

珠崖地在大海中，汉因玳瑁始开通。未几祸起广幅布，东都复县伏波功。

永平滥觞儋耳耳，后启纷纷非土任。瑁官珠殿尤苦刘，紫贝鼈皮聊缓宋。

惟我祖宗怜远土，两朝优诏特矜楚。公使逾法许具闻，气焰奸狡致阻。

后至先皇弘治初，大禁贡献民熙和。振儋金香罢唐例，南宁银姜无宋科。

民赖优游三十载，肇此厉阶谁复再？分贿私贡恐已迟，谁体圣心存海外？

妻号儿哭无朝夕，催吏那知更下石。谁能临武叫天阍，守有徐方留郡迹。

下转 B07 版 ▶



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唐氏大宗祠里的唐胄画像。

陈耿 摄